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二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彭元玨

謄録貢生臣郭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三月戊寅朔

辛巳御史中丞李之純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至於形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仲春之末生育之候而風霾間作繼以大寒霰雪雨水有戾和氣殆人事

有以干之者夫燮理陰陽輔臣之職比聞國論稍虧協睦語或傳播動繫觀望昔皐陶曰同寅協恭伊尹曰惟和惟一葢討謀密勿運動樞極言雖忽微其出彌大不可不謹重協和望深加訓諭責其同德上代天工以名至和之氣國論稍虧協睦當考其事　臣僚上言令者春務方興農桑維時而愚民陷罪者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請非灼然要切事不得妄有追擾其獄事須證逮者立遣從之　將作監王兢為京東西路轉運使政日四日事四

年七月以朝奉大夫權京西提刑改秦鳳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農少六年閏八月十四日將作

壬午詔尚書右僕射蘇頌累上表引年乞解機政可依所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充集禧觀使所有實封食邑依自來體例施行於今月六日宣麻此新錄據御集手札便書御札云云略不修潤今亦從之

癸未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頌依前官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政目十六日頌依前使相初進呈臺章論頌稽留制書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為宰相理會差除

可謂稱任矣况論差除執政皆得可否為相復不得論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子為太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曰差除皆宰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議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誣造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頌既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宫祠便居燾又爭曰頌罷已非宜願兩宫察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摇之風朝廷輒罷免宰相事體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住燾曰

若用自請即職名非故事不可降職處外以示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邵伯温云楊畏攻劉相出意謂必相門下侍郎蘇轍朝廷復拜蘇頌為右僕射畏又與來之邵言蘇相留貫易謫命不下為猶留詔命時中丞李之純與蘇相為姻家偶在病告畏之連姻託病在告恐言者將及李公長者為畏所劫亦與入卧内見之純曰臺諫言蘇頌章累上未有施行公與上章言臣僚論蘇頌章疏乞早降出施行蘇相遂罷太皇太后察見楊畏等私意復自外召范純仁拜右僕射畏與之邵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之純與頌為姻家當考實録不載之純有言亦當考餘已見二月二十九日伯温作楊畏傳云呂相大防喜子安除工部員外郎劉相摯亦喜之下遷子安為監察御史欲其為助子安復為呂相攻劉相出之又攻蘇相頌出之子安與蘇門下轍同為蜀人連攻二相欲蘇門下為相而宣仁后復自

外名拜范忠宣公子安又言之不從呂相不知劉相亦喜子安遷殿中侍御史以賞其言畏下遷察院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已朔之遷殿院以賞其言又不然也畏七年六月已自殿院遷侍御史矣或指侍御史猶可已見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容功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别有謂非而敘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别有謂是何事豈即邵伯温所記楊畏反復攻擊為蘇轍乎當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蘇轍謂范百禄之罷由

議汝遮事并考百禄

罷在三月十四日

三省言除名勒停人前左班殿直王宗正訟謝景温初宗正為真定路安撫司指使犯自盜贓法當死特貸命除名送賀州編管挾怨忿過京師訟景温故入極刑指景温嘗與屬官語吴處厚訐蔡

確事而處厚死若有異意語涉譏訕呂大防曰宗正凶
人自抵於法今以語言訕景溫未明虛實太皇太后曰
怨人言語不可行又曰蔡確已死此人姦邪朋黨為害
得它如此此是國家福大防曰此是天誅前一日新州以
確死聞故有此宣諭確死在正月初六日　翰林學士顧臨等言
准朝旨令侍從官集議皇地祇事內太常博士孫諤奏
為太社太稷設樂祭等按開元禮祭社稷設歌磬今只
於社壇設登歌實為有闕乞從本官所請外有社稷添

用宮架并其餘大祠亦合添用宮架不行餘從之（謂奏在七年三月十八日臨等上議在八年三月八日今移見此嫌與范百祿事相間也玉牒云詔祀社稷用樂）乙酉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臺官言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詔旨累乞罷免劾章所指雖不及臣臣實何顔苟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職詔不允　太府卿程嗣恭為將作監（政目初六日事）禮部侍郎林希出知亳州（此政目八日事二月十三日來之邵云云）左朝散郎知亳州朱光庭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初劉摯罷相光庭為給事中封還詔書坐是以本

官出守至是復職政目有此新録在二月二十九日今從政目詔權侍郎除帥臣依權侍郎初諸部置權侍郎位在正侍郎下俸視諫議大夫不賜金帶餘並依從官范子奇自權戶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慶州止得庶官恩例八年二月八日子奇自言於朝乃降此詔前此權侍郎未有作帥者作帥自子奇始子奇權侍郎纔一年有半及至慶踰半年通及二年乃除寶文閣待制亦自子奇始此據韓駒南牕雜記修入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知河陽入權戶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戶侍又以集撰知慶州紹聖元年二月八日

監察御史黄慶基言宰臣蘇頌近以稽留制書援引親黨除授不當罷政按除授差遣自係中書省同共商議方可進呈今來蘇頌既罷所有中書侍郎范百禄實預職事豈可不任其責如百禄以為不知則同在中書事無不總安可以為不知也如百禄知而曲從則其罪有二一則朋比宰相欺罔朝廷不守典法是不忠也一則内懐險詐慫頌所為陰圖傾奪是不正也衆論喧騰皆以為殊失大臣之體望賜罷黜以慰中外之

自集撰

除寶制

論侍御史楊畏言近論列宰臣蘇頌沮遏詔命等事頌已罷去竊惟稽滯制書雖出於頌而中書侍郎范百禄既同職事實亦瘝官伏望施行以儆在位監察御史來之邵言近論奏宰臣蘇頌徇私滅公遏塞詔旨頌既罷政然挾情之私雖出於頌而中書侍郎范百禄既同職事無所建明亦不能逃連坐之責

戊子慶基又言近論列中書侍郎范百禄與宰臣蘇頌同在中書所有除授不當自合均任其責按百禄非特

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懐險詐隂圖傾奪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有顯然事迹按百禄自執政以來援引吕陶為起居舍人岑象求為諸王位説書皆川人也陶為右司郎中象求為户部郎中各不及半年固非久次良由曲意主張所以驟加進擢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鳳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鳳州職田供給號為優厚初除沈邁待闕已久乃差邁知泉州以鳳州與炤衆論莫不為之扼腕

其罪二也馮如晦為户部郎中坐前任夔州路轉運使
日按發公事不當御史臺究治未結絶間百禄以其同
鄉遽除館職差知梓州且凡有案在寺者尚不許注授
差遣豈有見係究治未見罪名乃先除大藩更加館職
違朝廷之法徇鄉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頃曾相大河
利害是時力以回河為非北流為是及去歲大河復向
東流獻議者屢陳其便乞遣近臣相視可否而百禄固
執前日之所見力行沮格竟不聞遣使相視遷延至今

春水泛漲已無及矣其狠愎自用執一偏之見而沮公共之議其罪四也為人臣者無有乎已況敢顧其私乎豈有久待闕次而奪與它人見係究治而驟加進用上罔聖明下紊綱紀擅威福之權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斷早賜罷黜以協公論本傳云慶基論百祿與蘇軾蘇轍朋比此章乃無軾轍名當考十二日又一章言宋炤知鳳州扈充知利州馮如晦知梓州

已丑尚書省言諸路廂軍兵士今闕額數多蓋為轉運司吝惜所支衣糧請受致招填不足詔令逐路提刑司

嚴切催促須管招及額其合支衣糧料錢並拘管封樁

監察御史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有顯然事迹竊謂任至執政富貴亦已多矣然猶不守公忠援引黨與者無它乃欲擅權勢而固寵利爾浸淫日久臣恐其不止於權勢寵利而已也陛下可不深慮耶前日陛下罷黜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輩而後洛黨稍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矣百祿之親戚朋游皆在權要陛下可察

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不敢招權徇私以欺罔聖明不然臣恐其權勢益盛黨與益多牢不可破則潰亂紀綱蓋未已也方陛下垂簾聽政之時正宜時出英斷使臣下咸知警懼不敢公為欺蒙蔽然後朝廷尊而綱紀正矣臣聞唐文宗之世牛僧孺李宗閔楊虞卿之徒交結朋黨遂亂天下文宗至臨朝興歎然終不能去也豈非變詐百端足以熒惑人主之聽乎前史譏之以為持不斷之慮者

開羣枉之門臣初見百祿進用一二鄉曲親舊固未以為然既而進用益多論議騰沸乃知其果無體國之心唯欲恣其不法而已伏望斷自宸衷而行之則可若詢諸近臣則同類必曲為辭說以上惑聖聽臣備位言責願竭孤忠故不畏衆怒力為盡言蓋欲大臣守公正小臣循分義名器不假於人威福不移於下而後至治可期也此據編類章疏八年三月十二日奏

庚寅禮部言檢準元豐禮部令諸開科場每三年於季

春月朔日取裁本部勘會昨元祐五年發解至今已及
三年詔所有今歲科場依例施行　翰林侍講學士范
祖禹言臣前上仁皇訓典願陛下法則仁宗宜以至誠
好學為先今因進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臣竊以畏天
者莫如仁宗故願陛下先誠於事天臣聞聖人之事天
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饗圜丘之時也天
之佑聖人也亦非在於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
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祐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皆

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臣伏見自去冬郊祀以來天人協應風雨時若豐年之祥此乃皇天饗佑陛下至誠之所感而自仲春以來暴風雨雪寒氣過甚節令不時豐年之祥復未可必夫天之於人君亦猶人君之於臣下也小過則戒敕之若其不改然後責罰加焉人君覩小異而不儆戒則大異將至矣是以洊雷震則君子恐懼修省迅雷風烈孔子必變敬天威怒也惟陛

下戒之慎之無忽天地之小異側身修行以消大異於未然則天心常悅人心常和四海幸甚　左朝散郎舒煥校對秘書省黄本書籍政日十三日事明年六月十三日出　臣僚上言蠻夷之俗不知禮法與中國誠不同若其戀父母骨肉保惜山林土田資産愛生而懼死其情一也苟無故以其身試白刃哉故蠻夷不寧必有所因或邊人侵迫之邊吏不才不能禁止或邊吏倖功賞造事端如此之類情僞多塗蠻夷性獷急一旦發狂操兵捐軀拒命以

闕朝廷萬里惟邊臣一面奏報而蠻夷終無路自明本心遂使朝廷專治蠻夷蠻夷或怨漢而生事之人每立於二者之間誅譴不加焉及其事平則又有從而得賞者此邊鄙之深患也謂宜自今廣西湖南北益利梓夔路凡有邊事必量事大小差本路監司或別差官並躬詣體量因依聞奏若生事有實狀必正典憲詔荆湖川廣南路今後邊事如因生事所致及申發不實除帥司自合按舉外亦許監司覺察聞奏此據成都邊界冊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

樞密院

劄子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禄奏蒙賜詔書依舊供職者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善貸之明不惑而愚臣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必罰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詔以百禄為太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初罷百禄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燾爭之乃有是命百禄不除職政目據梁燾行狀

蘇轍遺老傳云范百禄罷政實坐努扎按實録乃有黄慶基楊畏來之邵劾章不知轍何以云爾當考又李清臣與許將書云容功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别有謂非面敘莫悉也不知清臣所稱殆别有謂是何等事當考

左司諫虞策言蘇頌罷相臣備言職朝廷進退宰相宜有論列而臣竊自念頌於元豐年中曾薦舉臣在臣之心誠恐近薄有愧風誼以此不敢入文字臣之尸職無所辭誅乞除臣一小州差遣詔不允

癸巳知鄭州王巖叟知河陽府知河陽府范純仁知潁昌府實録在二十五日知潁昌府安燾知河南府政目有此燾傳但記知潁昌不記知河南天章閣待制知鄭州趙君錫知陳州實録二月二十九日君錫自陳改鄭州當考君錫傳亦自鄭移陳恐實録誤

乙未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言冬春以來內感寒壅發則幾於委頓伏望許上封章俾還閭里詔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　新權戸部侍郎章楶知同州言者論楶環州之役所上失亡數不實又縱賊使全而歸戸部侍郎非楶能任故有是命楶除戸侍在正月二十三日改同州實録不載今從政目係之三月十八日去年十月十二日環州被圍楶遣將追擊有功名權戸侍必由此尋以言者論列左遷言者姓名當考李清臣小簡頗及楶事今具注於後舊録既闕新録又不能補塡史官疎略如此可嘆也李清臣與知定州許將小簡云北方極靜牛溫仁決不來矣夏羌圍環州刼慕恩族磽㾾無宿藏留

數日無所得章帥以兵將間道邀擊之獲級四百得槖駝幾千頭馬四百八十匹羌衆遁去朝廷遣使有所賜章質夫臨老乃有戰多耶茲亦怪事太原小出獲不甚多又與太原韓績云羌人抄環劫慕恩族將帥出兵邀擊之獲槖駝千馬四百八十梟甲首三百八十羌酋遁去朝廷遣使賚帛賜有功者章質夫懦甚乃有戰多耶斯亦異事矣此中得諜者言遼人為夏國求援差牛温仁來泛使已而聞夏國點集頻數部族疲於奔命議臣謂不能為中國大害豈可為他夷失我朝舊好耶遂罷温仁之來即不審信然否然遼人亦自顧有違勤遠之役戰頻不勝西京奉聖州一帶調發未已因書及此又與許將云容功之罷雖言者乘之殆別有謂非面叙莫悉也章質夫左遷夏羌遣使求欵而犯延麟皆在三月陝塞易帥紛紛新官又不時至邊事極可防虞范相左目廢右目不任西洛文僨之繁且倦應接賓客意欲穎昌安厚卿謀居洛求洛已數月矣各從其便也又與范純

粹云賀夫竟坐失亡滅數縱賊使全而歸抑亦命也羌人昨自遣使才入境即來部雲集近邊一二百里耕種殆無閑田彼此方議和無由出掠昨折可適乘熟户憤痛出邀戰果有克獲而我兵頗多自掠吾人者止罰可適三十斤不復究治兵輩甚愜機會也慶節乃公舊治故以所聞及之爾比報無他戎主近多服樂戎孫性兇殆如其父

已亥國史院進神宗皇帝紀草先是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范祖禹言臣伏見仁宗時蔡襄上真宗所製奉神述藁本仁宗拱立命襄進讀神宗御資政殿史臣進仁宗英宗紀草神宗立聽顧問至讀畢撤案史臣將降

階始坐此皆祖宗孝德嚴奉先之禮也臣本院近奉聖
旨二十二日進呈神宗紀草伏緣其日係大宴前一日
御集英殿獨看恭惟陛下覽先帝史冊甫畢即觀百戲
理似未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罷二十二日獨看以示
陛下聖孝欽崇神考大典專一之意從之　尚書禮部
言西京留守范純仁等奏本府轉運司與吏部侍郎范
純禮同相度得永裕陵角堠只是步小偏斜難以遷改
欲更不再移從之

庚子詔皇弟諸郡王國公出就外學各賜九經及孟子荀揚各一部令國子監印給　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拙不甚相遠難於考校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賦詩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若不復行祖宗三題舊法則學者未知朝廷所尚檢會已降指揮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各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已後

並兼試詩賦取到國子監狀太學見管生員二千一百
七十五人內二千九十三人習詩賦八十二人經義不
兼詩賦以此可見中外學者習詩賦人數極多詔來年
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舉人且令試策此後
全試三題其雜犯舉人未得黜落別作一項聞奏元符元年
八月孔武仲傳云武仲為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
新義請復詩賦取士未幾復詩賦科兼用經義又疏請
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義二篇御試復用三題按武仲為
著作郎乃元祐四年七月至八年四月自中書舍人遷
給事中自給事中五月遷禮部侍郎令中書建請未必
非武仲發之三年九月九日已有此指揮然訖不行政

日在二十三

日令從實録

壬寅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許將知大名府

癸卯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

祖禹力辭不許又力辭兼侍講學士曰臣伏見仁宗之

初孫奭為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馮京避

親除侍讀學士後為翰林學士不兼侍讀神宗初司馬

光呂公著皆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初不兼學士之職臣

叔祖鎮再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講學士知陳州神宗召

還復為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於去歲蒙
除禁職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讀學士今復蒙申前命
遂兼舊職是臣因避親嫌不朞歲得兩學士在臣之分
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命又以臣久在經筵
仍令兼職即乞依舊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則於職事
無改而不違典故乃詔以翰林學士兼侍講改命在四月八日今并書政目除內翰在四月四日
中書舍人孔武仲為給事中政目二十六日實錄在四月十四日
給事中范育為戶部侍郎政目二十六日實錄無河東

路轉運副使朱勃為右正言政日二十六日事實録無此七年十月勃以京西運副改河東令不知自何官入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范祖禹薦勃勃時任京西運判紹聖四年四月六日又二十三日以右司諫論事閏四月五日為河北運副

甲辰尚書省言勘會諸路常平廣惠坊場錢物文帳並係年終具帳供申有妨照使令戸部指揮諸路提刑司將常平廣惠坊場助役錢文帳每年作上下半年依條式具帳供申其元豐八年後至元祐三年即依元豐八年後來未行役法已前免役錢物帳每季具帳供申從

之

上親祠南郊之月蘇軾言臣[redacted]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redacted]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湊[redacted]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而近歲法令始[redacted]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其年始也臣竊為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

熟農夫連車載米入市不了鹽酪之費所蓄之家日夜祝祠願逢饑荒又在浙西累歲親見水災中民之家有錢無穀被服金珠餓死於市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餓殍流亡不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糴本水脚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

者皆失業破産無所告訴與其官私費耗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雖目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近歲之多也今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雖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之法小有踈通而隔一

路一州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為良法須是盡削近歲弊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若行臣言稅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賈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為賑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是月軾又言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去歲扈從南郊親見百姓父老瞻望

聖顏惟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復見仁宗皇
帝臣尋與范祖禹具奏其狀矣竊揆聖心必有下酌民
言上繼祖武之意兼奉聖旨催促祖禹所編仁宗故事
尋已上進訖臣愚竊謂陛下既欲祖述仁廟即須行其
實事乃可動民去歲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穀力
勝稅錢蓋謂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
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廣望陛下主張決行尋蒙降附三
省遂送戶部下轉運司相度必無行理謹昧萬死再錄

前來劄子繳連進呈伏願聖慈特賜詳覽若謂所損者
小所濟者大可以追復仁宗聖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
聖意批出施行若謂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煩勘
當貼黄稱臣所乞放免五穀力勝稅錢萬一上合聖意
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揮大意若曰祖宗舊法本不收
五穀力勝稅錢近乃著令許依例收稅是致商賈無利
有無不通豐年則穀賤傷農凶年則遂成饑饉宜令今
後不問有無舊例並不得收五穀力勝稅錢仍於課額

内翰除此一項臣昧死以聞從違當考十月二十三日可考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為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尋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為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竊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晦事乃其前狀所言之一則其餘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復蒙再三宣諭以謂其它別無實事伏惟聖恩深厚知臣愚

拙曲加庇護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知人
言臣過惡而默然不辨實難安職陛下愛臣雖深而不
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竊有所未諭也若敦逸所言果
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非實亦
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開允
非所以為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
三省施行敦逸前奏不傳此初十日所奏後奏云臣近具奏乞
減殺川人太盛之勢及乞廣為體訪等事已塵聖覽令

採衆言有合開陳下項一訪聞蘇軾蘇轍范百禄輩各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為多或是親知及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作監司有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有不平之歎中書省尚書吏部須籍姓名乞指揮供具便見員數之多寡事勢之何如臣今月初十日有狀乞留中者已略具川人太盛及差除不當等事

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

索看詳祖宗以來祥符年中賜九經史記兩漢三國志諸子聖惠方等文字天禧年中又賜陰陽地里等書皆從其請一黄河軟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轍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臣引照尚書省劄子是時蘇轍偶在式假若從衆臣商議之時轍與其事而於上前自為異說則與許將昔年言除張利一管軍事體一般是亦賣其官長異其同僚况將因轍奏彈遂罷政事轍能責人訐亦可以自責也就因轍不與議而人主已行之命其可違而拒之者乎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彊今陛下已

行之命而蘇軾蘇轍違而拒之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

驚駭矣軾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外國亦知之矣異日

敵人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竊惟蘇頌范百禄以搭

留制書及差除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轍與軾豈

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

頌與百禄之比此而不治命令輕矣臣豈不知川黨之

威人所難言衆惡見攻禍在不測然臣若更畏避是辜

陛下之任使欲乞檢臣前奏初十日留中者并詳今來所陳事

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前貼黃言奏為蘇軾蘇轍朋黨不公及拒違君命乞令大臣同共體量等事後貼黃言臣謂呂大防必明知此蓋以二聖垂簾之際且務和同豈期軾轍如此狂易乞以臣前後所奏令大防看詳取聖旨如陛下不欲令一宰臣獨當川黨衆人之怨怒則乞指揮下三省樞密院令韓忠彦梁燾鄭雍劉奉世與呂大防同共體量蓋為大臣當議大事故也仍乞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編類章疏係八年三月二十日奏此今因蘇轍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既

附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却不當先見於二十日故亦附三月末蘇轍奏辨後五月十六日呂大防言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轍之罪即指敦逸三月二十日所奏也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討未得今實錄但存黄慶基所奏目王銍補録亦但存敦逸二十日所奏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夏四月丁未朔夏國主乾順遣使謝罪獻蘭州乞賜塞門寨詔答不許詔答在十四日此事當考詳蘭州未嘗以還夏國今又何獻也

戊申左朝請郎權發遣湖州張詢就差河東路轉運司

使政目張詢河東使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郭茂恂為户部郎中政目二日事六年正月十八日自度外提河北東刑秘書丞孫朴為工部員外郎政目二日事七年八月六日為秘丞中書舍人陳軒為龍圖閣待制知廬州政目二日事實錄在十四日

庚戌給事中孔武仲為禮部侍郎政目四日事三月二十六日初除給事中實錄十四日自舍人除給事中與政目不同今從政目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為翰林學士政目四日事實錄在三月二十六日

壬子中書舍人喬執中為給事中政目初六日事實錄在十四日

癸丑降詔恤刑王稱東都事畧詔曰方夏暑時動植之類皆以遂其長養而吾民觸禁抵法縶縛囹圄其深文之吏或不能體朕欽恤之意因循延蔓久不為決干陰陽之和非細故也其詔天下官司之長敬若時令哀矜庶獄以丕應朕志

甲寅禮部言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孔平仲奏鄧州社稷壇牆垣頹毁壇壝蕪沒並無齋廳亦無門戶令本州增改修建并行下其餘州縣欲乞令後長吏到任須詣社稷春秋祈報自非有故不得委官從之

丁巳詔曰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

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百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補一代之闕略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祀神祇享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欲洽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禮旣不疑則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於僉言祇率舊章永為成

式今從南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詔范祖禹所草也此據新錄政目於五月甲申乃書詔南郊合祭依元祐七年例丁亥又書詔禮官罷議合祭今兩存之恐新錄考據未詳也二月二十五日蘇軾圜丘六議可考并注范祖禹云云或移注此劉安世云蘇軾議不曾上蓋誤也當是不從軾反復詰難之請因致安世誤云耳安世所云亦未見其詳汪應辰嘗言之

兩浙路轉提點刑獄司申檢會浙西州縣累經災傷蒙朝廷相繼發米付本路賑濟除接續賑糶過外逐州有見管淮南江西等路發到賑糶不盡米四十餘萬石例各陳次別無支用今欲將其米趁

此蠶月鄉民闕食之際各取情願許令人戶赴官請借
每一斗候至向去秋成納新米八升還官仍限四年均
作料次各隨本戶苗稅帶納訖其米許兊充軍糧外餘
數仰置場減價出糶
戊午御史中丞李之純言臣僚上言乞嚴立制度以絶
奢僭之源杜絶邪侈以成風俗之厚至於閭巷庶人服
錦綺佩珠璣屋室宏麗器用僭越皆可禁止詔令禮部
将見行條貫行下按嘉祐敕猶有品官民庶裝飾真珠

之法至熙寧元祐編敕即行刪去竊以承平日久風俗恬嬉以華麗相高而法禁縱弛至於閭閻下賤莫不僭踰以逞私欲商賈販易獲利日厚則彼方採取其數日增最為殘物害人浮侈踰僭之甚者獨無其法何以示民願降明詔禁廣南東西路人戶採珠止絕官私不得收買外海南諸蕃販真珠至諸路市舶司者抽解一二分入官外其餘賣與民間欲乞如國初之制復行禁榷珠具抽解之外盡數中賣入官以備乘輿宮掖之用申

行法禁命婦品官大姓良家許依舊制裝飾者今欲官買雜户不得服用以廣好生之德而使民知貴賤之别莫敢踰僭及民間服用諸般金飾之物浮侈尤甚而條貫止禁銷金其鏤金貼金之類皆是糜壞至寶僭擬宫掖往年條禁甚多亦乞修立如銷金之法詔鏤金貼金之類令禮部檢舉舊條珠子令户部相度以聞　禮部言秘書省正字陳祥道狀𥠖差兼權太常博士伏覩禮文有合行改正按貴人賤馬古今所同故覲禮馬在庭

而使氏升堂致命聘禮亦馬在庭而賓升堂私覿今元
會儀御馬立龍墀之上而特進以下班立於庭是不稱
尊賢才賤馬之意按元會儀車輅皆在庭中御輦御馬
乃在龍墀之上輦馬不相須兼車輅已在庭中今以御
馬在庭儀物别無未稱又王公侍從班在丹墀雖居馬
上而特進以下皆在沙墀而實居馬下若以御馬在庭
以明尊賢賤馬之意於義為允從之
庚申樞密院擬定回夏國主詔省所上表遣使詣闕悔

過上章及獻納蘭州一境地土綏州至義合寨亦取直
畫定却有塞門乞還賜夏國等事具悉朕統御萬邦敦
示大信眷爾嗣藩之始亟馳請命之誠爰給土疆俾頒
歲幣宜謂受賜而往輒興犯順之師中外交章神民共
忿朕以爾在位未久勢匪自由姑戢伐罪之大兵聊用
禦邊之中策仍敕疆吏許爾自新令則遣使來庭託辭
悔過何乃謝章之初達遽形畫境之煩言况西蕃故疆
中國舊地已載前詔不係可還其分界雖曾商量在用

兵亦合隅絶然則塞門之請殊非所宜定西以東已有前諭除河東鄜延路新邊界至許從前約令逐路經略司依前後詔委官開立壕堠外蘭岷路未了地界亦已令蘭岷路經略司依先降朝旨委官候夏國差到官詳先降指揮同共商量分畫緣夏國自元祐通貢受賜後來累次犯邊仍侯諸路地界了日可依例别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並依舊例詔令學士院依此降詔先是中書侍郎闕尚書左丞梁燾攝事熙州范育請修築事議

不決進呈次壽再爭之曰熙河屢乞修築邊面如努扎聚卜結隆花川隆諾特淺井石門子盡修得爲便若先據要隘修之其餘節次可治也今若棄控扼之地而治緩慢處雖多無益徒費國力困邊民生後患也臣聞淺井石門子只可了熙河一路花川應接隆諾特只可了秦鳳一路如努扎去納克密七十里隆諾特去納克密百餘里以其遠應隆諾特不若近接努扎也宜先修努扎納克密次及智固等處如修得努扎其餘未修可也若不修努扎熙河

無出入之路定西遠不可保終成後日之患同列或以
謂先帝知其不可故不修築燾曰臣聞先帝已降旨聚
糧鳩材在通遠軍封樁會先帝上僊不及修築非是難
其為功而不成也先帝要取會州豈有不為此寨蓋有
計置修築之具皆備只俟得旨可以立就如此即涇原
不須供饋其地膏腴可足兵食況係喀木故地西人必
不敢請若處置得是西人自伏若失措置必須生事昨
西夏理會智固勝如界累年不決及一城定遠羌遂畏

服及進呈夏國詔本燾謂詔內不須指定地界但云一委帥臣就近從長商量庶使守臣臨機易為處置因進手疏論臣累與宰相等商量賜夏國詔書所議改易衆論未合昨因進呈略具面陳邊事之大實在此一詔望陛下深思遠慮無苟近利必期久遠之安非臣獨見如此皆中外曉習邊事之人共言其利遂以詔中語言貼定進入又折簡宰相爭之終不得會燾足疾作是日遂謁告免權中書省事批出在家主印范育看詳游師雄措置進築在七年

二月末此時燾猶未執政也燾執政在六月九日蓋育議久不決燾執政乃有是言今附八年四月十四日更須考詳梁燾行狀張舜民作時中書闕官俾公攝事熙州范育請修築事議不決進呈次公再爭之曰熙河屢乞修築邊面如努扎聚卜結隆花川隆諾特淺井石門子盡修得為便若先據要隘修之其餘節次可治也今若棄控扼之地而治緩慢處雖多無益徒費國力困邊民生後患也臣聞淺井石門子只可了熙河一路花川應接隆諾特只可了秦鳳一路如努扎去納克密七十里隆諾特去納克密百餘里以其遠應隆諾特不若近接努扎也宜先修努扎納克密次及聚卜結等處如修得努扎其餘未修可也若不修努扎熙河無出入之路定西遠不可保終成後日之患同列或以謂先帝知其不可故不修築公曰臣聞先帝已降旨聚糧犒材在通遠軍封樁會先帝上僊不及修築非是難其為功而不成也先帝要取會州豈肯不為此寨范育計置修築之具皆備只俟得旨可

以立就如此即涇原不須供饋其地膏腴可足兵食況係智固故地西人必不敢請若處置得是西人自伏若失措置必須生事昨西夏理會智固勝如界累年不決及一城定遠羌遂畏服及進呈夏國詔本公謂詔内不須指定地界但云一委帥臣就近從長商量庶使守臣臨機易為處置因進手疏論臣累與宰相等商量賜夏國詔書所議改易衆論未合昨因進呈畧具面陳邊事之大實在此一詔望陛下深思遠慮無苟近利必期久遠之安非臣獨見如此皆中外曉習邊事之人共言其利遂以詔中語怗定進入又折簡宰相爭之終不得會公足疾作四月十五日謁告免權中書省事批出在家主印時元祐八年也右轄乞退狀云在假五十餘日政目乞退當在六月半　利州路轉運判官陳察為户部員外郎目十四日事實錄無七年八月十六日為江東運判

甲子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永興軍李清臣為吏部尚書六年閏八月八日永興召為吏書既而寢之十六日改知真定令復自永興召為吏書五月三日又改真定政目無此永興軍恐當作成德軍光祿卿韓宗師權兵部侍郎政目無此權禮部侍郎王覿為戶部侍郎政目無此覿傳云自發運使召權刑侍滿歲為改戶侍此云權禮侍當考

丁卯四方館使嘉州防禦使李綬致仕政目二十一日事實錄無之

戊辰禮部言大名府新科明法侯弼等狀稱以先朝立法廢罷明經及諸科舉人許曾於熙寧五年以前應明

經及諸科舉人依法官例試法爲新科明法科自不許
新人取應欲銷盡明經及諸科舊人當日務從朝廷之
意而改應新科者十有七八昨於元祐三年又準朝旨
置籍拘定人數更不許新人取應今來五路却將新科
舉人與進士一例須要就試終場十人已上方許解發
一名顯是立法不均欲乞依諸科例十分中亦留一分
解額解發新科舉人本部勘會存留一分解額有礙條
制如朝廷早要銷盡各人許留一分解額乞自朝廷指

揮詔五路新科明法舉人今後取應人係就試終場者每實及七人許解發一名如取應終場止有六人已下亦許解一人

已已臣僚上言伏見自祖宗以來條制凡官員親戚於職事有統攝或相干者並回避近時朝廷侍從近臣職事或有親戚相妨多用特旨更不回避今乃類使叔姪兄弟更相臨統則是按察之法名存而實廢矣望應今後內外官職事有親戚相妨並令依法回避更不降特

不回避指揮詔依奏內有服紀遠職事疎臨時取旨

庚午監察御史來之邵言前潁昌府教授鄒浩以媚道交結蘇頌子弟乃得除太學博士懷其私恩怨望朝廷詆毀言路伏望屏之遠方詔鄒浩令吏部差充襄州州學教授鄒浩怨謗詆毀事當考本傳亦無之陳次升云浩為蘇頌所知故除博士及頌罷浩亦隨罷次升為御史力乞改正按次升為殿院在紹聖二年十一月今據此改執政事作蘇頌

監察御史黄慶基言臣僚嘗進劉子乞詔吏部立三法以選擇守令竊謂此乃當今之急務誠使所任皆得人則不勞而

治矣唐名臣馬周嘗以告太宗曰治天下者以人為本必欲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茲實確論伏見朝廷差注知州人吏部惟考歷任資序以為陞遷到部月日以定先後雖間有堂除或非詳擇至如常調每有擬注奏鈔朝上俞音夕下授任輕易殊無銓量甚非古者求賢共治之意欲乞應差知州軍人吏部具合入資序人數録歷任考課之優

劣舉將之多寡有無勞績有無殿罰晝一申堂中書據其員闕審擇人材量州郡大小地望輕重民事繁簡擬名取旨如此則詮量由於宰執進用出於宸衷於體加重庶幾師帥得人治效可致

壬申詔曰訪聞日近在京軍民難得醫藥令開封府體訪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於太醫局選差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分認地分診治本府差官提舉合藥并日支食錢於御前寄收封樁錢内等第支破患人稀少即

罷

哲宗御集醫治軍民病患詔一道訪聞日近在京軍民病多有不安難得醫藥令開封府體訪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於太醫局差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分認地分看候醫治仍於吏部選差小使臣一十人分頭管押醫治本府那官提舉所有合藥并官員醫等日支食錢於御前寄收封樁錢內等第支破候患人稀少即罷速與施行元祐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下

乙亥點檢催放欠負司狀據雍邱縣申準南郊赦應人戶欠閣稅租并沿納及因災傷借貸錢穀在元祐四年明堂以前者並特與除放遂具元祐四年秋稅租申乞除放準省部指揮赦書上言人戶欠閣稅租在元祐四

年明堂以前者並特與除放本縣契勘其元祐四年秋料税租係在當年九月一日起催當月十四日赦書即是赦前見催欠數本司檢準元祐八年正月十日敕節文應内外諸般欠負並令所屬依赦除放訖關本司點檢當否今來雍邱縣所申事理致依所申尚書省勘會諸路人户秋税雖有起催在九月一日縁納畢並在次年正月以後即不係赦前實欠除人户元祐四年秋料欠閣税租外餘並依已降赦敕除放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顔臨等看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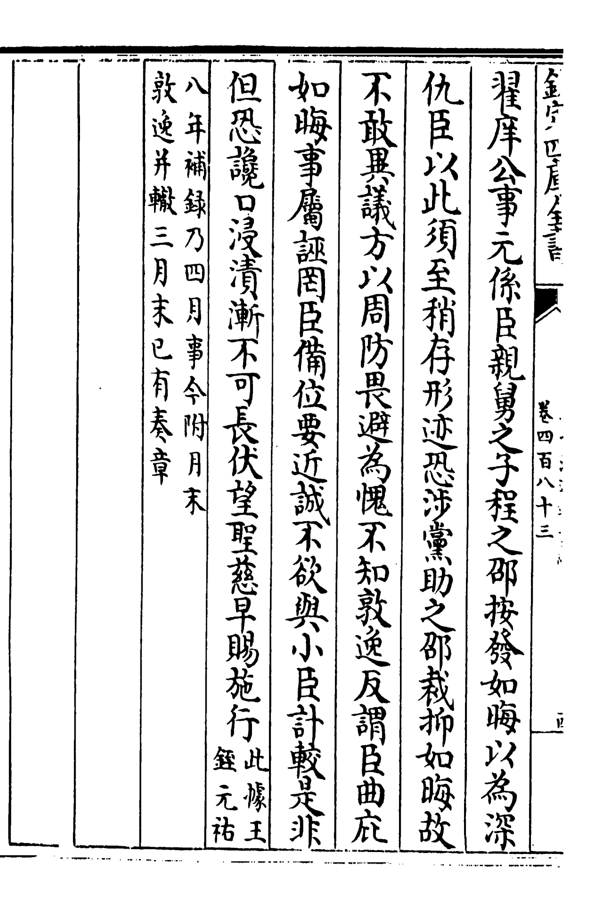
放欠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伏見監察御史董敦逸上言近為川人太盛及差遣不公等因言馮如晦緣翟庠推勘公事枉陷徒配杖刑人數不少係聖旨下御史臺取勘更不俟事了便除如晦館職知梓州今來前項指揮乃臣所言之事欲乞朝廷引臣前狀照會施行詳敦逸所言川人太盛差遣不公指以為言臣以不才過蒙擢任敦逸若言臣名位過分無補朝廷即是公議今乃言

川人太盛顯是中傷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為臣一人悉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遣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言一事以顯敦逸言臣非一並未蒙降出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免臣被曖昧之讒臣竊見近日宰相已下皆為陛下恭己責成進退臣下少有特出聖斷悉付之衆議動循典法以此每有差除皆須衆人僉議方敢進擬稍有異同即

不敢除惟是近日賈易鼎端彥差遣及呂嘉問奏薦恩澤衆議不允遂有忿爭因此喧傳致被彈劾（賈易去年十月十二日除京西運副今年二月十八日與蘇州范鍔兩易二十七日改徐州鼎端彥去年九月六日知蔡州五年五月八日自左司為發運近日差遣謂見呂嘉問去年十一月知襄州未見奏薦事迹）除此之外誰敢主張親舊過有擢用況馮如晦係東川人臣係西川鄉里隔遠全非交舊昨來差除蓋衆人謂其昔任御史推直日能不徇蔡確等意傾陷士人為確所怒因此流落故有此命臣非不知翟庠公事未了合少遲留只為

翟庠公事元係臣親舅之子程之邵按發如晦以為深仇臣以此須至稍存形迹恐涉黨助之邵裁抑如晦故不敢異議方以周防畏避為愧不知敦逸反謂臣曲庇如晦事屬誣罔臣備位要近誠不欲與小臣計較是非但恐讒口浸漬漸不可長伏望聖慈早賜施行此據王鞏元祐八年補録乃四月事今附月末敦逸并轍三月末已有奏章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八年五月丁丑朔

戊寅監察御史黄慶基言朝廷仁愛斯民拯患恤災使無失所之歎者在加意於賑濟故比歲淮甸旱倉廪不足以給民至以上供綱運米賙之前年浙西水本路歲

計不足至使江西湖北運米以濟之所費無慮數百萬然而不惜重費以濟一時不若修舉良法以垂惠於萬世蓋義倉者良法也始自隋長孫平建議曰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作有三年之儲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歷世行之以為利焉元豐間先帝復行其法以為隋唐取於民太重慮民不堪其求於是納苗米一石者輸義倉米五升可謂至薄矣夫樂歲粒米狼戾雖多取之不為虐又況納苗米一石

止輸五升固非重斂也蓄積稍豐或有水旱則所至倉廩自足以濟民矣臣去歲道過太平州見饑民甚衆而無流亡溝壑者蓋猶有當日義倉所積之米足以賑濟故也又聞蘇湖之民雖蒙朝廷運米以濟之然饑者朝不及夕往往不得霑上之惠而殍踣者多矣乃知義倉誠天下之良法今其條制具在望自今歲復行詔令户部詳度 知越州蔡卞知潤州州卞及服古並知廬州朱服知廬州在六政目二日事知壽州年八月十六日 秘書少監王古兼國子祭酒

己卯新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為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名用故也政目無此六月十八日又召

庚辰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事趙令時為光祿寺丞政目五月四日事黄慶基云在十五日

辛巳王崇極為引進使政目初五日事當考

癸未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上言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

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
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
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
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
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

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

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甲申尚書左丞梁燾表稱疾病乞守藩詔不允燾再請補外詔斷來章及與寛假將治十六日御集在　詔南郊合祭

依元祐七年例政目八日事合取四月丁巳詔詳考之今姑兩存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明年六月十三日出御史中丞李之純復中大夫國子司業趙挺之為京東路轉運副使十五日黄慶基云云司封員外郎丁隲知宿州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為封外駕部員外郎胡宗炎提點京西刑獄比部郎中孫亞夫為兩浙轉運副使自蔡肇至孫亞夫皆從政目惟亞夫實錄有之

乙酉翰林學士兼侍講范祖禹言近令講讀官同將漢唐正史内可以進讀事跡進呈按講筵故事講官講經

讀官讀史若今同進讀漢唐史書即是講官兼讀官之職乞専令讀官鈔節進讀從之

丁亥詔禮官罷議合祭政目十一日事合取四月丁巳詔詳考之今姑兩存

罷廣南東西路鑄折二錢實錄十一日事政目乃無此

己丑錄京畿囚政目十一日事

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黄慶基皆罷敦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軾不當也新錄既於十五日載二人罷御史除運判且略載呂大防

蘇轍封上語矣十六日又詳載之顯是重複今削去略語但存二人除目政目二人除運判在初四日

壬辰三省同進呈董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應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轍之罪慶基言軾曰法者天下之平也雖天子之尊不敢以喜怒而輕重況於人臣乎為人臣者茍欲廢法以私怒喜怒則上竊國柄下貽民患其禍非小也按禮部尚書蘇軾天資凶險不顧義理言偽而辨行僻而堅故名足以惑衆智足以飾非所謂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賊

者也陛下擢之於罪廢之中寘之於侍從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專以喜怒之私輕廢朝廷之制昨知潁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費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發取勘干繫官吏軾已移楊州又入為兵部尚書矣乃敢蓦越申陳致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遷延該赦考軾之意特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顏章

以受納官不肯領綃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而軾之所喜雖監同按發公事乃妄陳横議令不得取勘軾之所怒雖所犯止於杖罪乃判令刺配此何道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言威福之柄惟人君可以專之也軾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

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又通判揚州竟以不持行檢敗近者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序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皆軾力為援引遂至於此至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獧薄昨除秘書省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黄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惟知有軾而不知有朝廷也為人臣而招權植黨至於如此其患

豈小哉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軾乃蓋庇吏人力陳強辨期必勝而後止夫都省總領六曹自有上下之分豈有論事不當尚敢力爭原其凌轢都省之意乃有輕視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又可見矣軾在先朝恣為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迹具存衆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先帝之於軾可謂

有再造之恩矣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之軾不能感戴厚
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為中書舍
人軾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傳播四
方士大夫讀之有識者為之痛心有志者為之扼腕考
軾之意特欲刺譏先帝以攄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
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云乃者役錢貸息之斂民兵馬政
之勞萃於北方又云河溢為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
年於此矣嗚呼其孰能為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夫

宣王承厲王之後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見於鴻鴈之詩先帝時北方安得有老幼奔走流離道路之事謂縁役錢貸息民兵馬政以致天災必待陛下然後能遣使以勞來安集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云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夫先帝明慎用刑哀矜庶獄始復大理寺刑部詳定及三省點檢獄案之制安得法病於煩官失其守至於盜賊多有獄市

紛然惟漢武帝時暴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謂紛擾先帝時何嘗聞有此也軾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擬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為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以顯揚

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河北轉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邪先帝用人豈不欲去刻薄而從忠厚邪今以為務以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為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茍有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神英睿冠絕百王如此而乃肯從蠹國害民之

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願陛下試取而觀之蓋有聲述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詈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如何哉陛下奉承先帝之宗廟歲時薦享未嘗不懷怵惕霜露之感今乃使譏刺先帝之人列於侍從寘在朝廷臣恐先帝之威靈在天亦當垂憤怒也使軾當今日得保首領已爲幸矣今乃驟遷之亟用之唯恐不及臣恐天下之人亦有以議陛下也昔楊惲以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之語譏刺漢朝宣帝尚戮於市竊以譏刺朝廷其罪小至於譏刺宗廟則其惡不可容矣陛下以軾為有大功而不敢治則軾自擢用以來未聞有毫髮之功也以軾為有厚德而不可貶則軾之行已貪汚積惡靡所不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其穢惡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聽不可謂有德者也自軾進用人望其改過自新而乃恣為喜怒自擅威福援

引朋黨紊亂紀綱公行制誥指斥先朝原其不敬宗廟之意乃有輕視陛下之心然而累年於兹人不敢言者以轍身為執政朋黨親戚布在要路權勢熏灼内外能立致人於禍患故畏憚而不敢言爾臣雖至愚非不知言發則禍至然而義激於中不能自止故力為陛下言之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仍令中書省削去軾所行誥辭言涉刺譏者以示人臣大不恭之戒又言曰治天下者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

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為姦邪所蔽也當有唐之世王叔文韋執誼柳宗元之徒結為朋黨瀆亂紀綱一時名士莫不歸之幾壞天下賴憲宗剛明立行斥逐故小人不得以行其志文宗時牛僧孺李宗閔楊虞卿之徒更相傅會上則蔽人君之耳目下則擅朝廷之權柄文宗至臨朝興歎然終不能去也觀憲宗之所以治文宗之所以亂可為治世之鑒戒矣不謂今日親見此敝臣近言禮部

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

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為肘腋以紊亂

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內為之應而引

用之附會者立與進用違忤者公行排斥上不畏國法

下不顧公義臣請疏其顯然之迹按軾與呂陶交結至

厚昨者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

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已也

遂公奏於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

舍人陶遷中書舍人在後六月八日夫詞掖近臣乃陛下之侍從軾猶敢公然排斥不附已之人而陰欲進其黨與其擅威福之罪大矣軾知潁州日趙令時為本州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每赴趙令時筵會則坐於堂上入於卧内惟兩分而已其家婦女列侍左右士論極以為醜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五月四日令時光禄丞國子司業趙挺之為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擠摭太學

中事凡所判狀多不依學制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為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合故未敢進呈其挾私怨而忘公義乃至於此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在正月十九日夫監司按察一路寄委不輕豈可以非才而授其職徇私情而棄國法乃至於此馮如晦為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絶間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

知梓州近斷敕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可謂循法用人乎其恣横乃至於此趙高師鄙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為中丞得其書即為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陛下雖不加罪而亦略無愧恥欺罔乃至於此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幾於忿爭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士大夫不顧節義

而競相結託以希進身者由大臣倡率之也臣愚不知大臣之交結黨與其意何所為也方今侍從之間為其黨者十有四五矣省寺之間為其黨者十有六七矣館閣之間為其黨者十有八九矣其餘陰相傅會者不可一二言也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為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為一黨牢不可破浸淫日久臣恐其

權勢愈甚朋黨愈多則為國家之患良未已也陛下可不深慮耶且人臣事君惟有忠爾一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真以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為監當而轍亦怡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事拱與之邵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為都大提舉茶事六年十二月六日除之邵且事在有司

當原情定罪豈可以親戚之故乃驟移差遣更獲美遷且為人臣者不當有已豈有兄之所喜則立加進用兄之所怒則陰為排斥忘盡忠體國之誠而用招權徇私之志不加斥免何以控御臣下至如軾之罪惡其最大而不可容者乃忘先帝保全之恩忽陛下擢用之意因行制誥公肆剌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雖陛下仁聖欲示兼容然而軾之情理不順其如國法何其如公議何此固人神之所共惡也揚

雄曰天地無不容也不容於天地者其惟不仁不義乎
陛下試考軾轍所為可謂不仁不義者矣是安可容邪
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蓋以其輕肆語言不知忌
憚則無所不為故可惡也陛下試觀軾轍所為稍失控
御則何所不至蓋既敢訕謗則是懷無上之心矣自古
奸臣未見此比惟其權勢熏灼內外故士大夫各懷顧
望不敢盡言於是吕大防蘇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
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毁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一道

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方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寛厚並當時天下悦服未有以為謗毁先帝者也至於本朝真宗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

有以為毁謗先朝者也近日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毁謗先帝為詞非唯中傷士人兼欲揺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蘇轍又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吕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毁先帝者耶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

有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永樂敗後先帝嘗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大防轍等云云新錄並據龍川畧志但不載與二人知軍差遣今並增入敦逸慶基除運判政目於初四日書其事

甲午戸部言左班殿直趙叔峣自陳係祖免親為父亡解官持服乞比附宗室換官體例支給請受按宗室小

使臣丁憂並不許解官所以不罷俸給今若依外官丁憂例更不支給俸錢慮或失所欲乞應宗室任小使臣丁憂父祖俱亡者祖免親許給俸非袒免親許給半俸從之　權戸部尚書錢勰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勰權戸部當檢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為戸部侍郎六年十二月以戸侍為寶制知開封端明殿學士鄧溫伯為兵部尚書政目十八日實錄在二十三日龍圖閣待制知陝州王震知永興軍政目十八日實錄無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李周知陝州政目五月十八日工

部員外郎孫朴為司封員外郎政目五月十八日四月初二日工外

乙未尚書左丞梁燾奏乞便郡養疾詔不允

丙申左朝請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董敦逸知臨江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黄慶基知南康軍敦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兩御史中丞李之純及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覲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誣故遽責之據蘇轍龍川畧志進呈二人疏目已有旨與知軍差遣不緣御史章也李之純等時亦有言耳

今據略志稍加刪修紹聖元年四月乙巳當參考

戊戌校書郎陳師錫為工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著作佐郎時彥為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政目二十二日實錄無朝奉郎常安民為開封府推官政目二十八日三年五月八日安民自太博為丞四年二月二日為江西運判太僕寺丞劉當時為河北轉運判官政目二十二日

己亥皇弟武成節度使祁國公偲加開府儀同三司政目在二十六日

黃慶基董敦逸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辨曰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

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羣小其來乆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朱光庭趙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前後相傳專用此術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無以深入臣罪故其計須至出此今者又聞臺官黄慶基復祖述李定朱光庭賈易等舊說亦以此誣臣并言臣有妄用頼州官錢失入丁真死罪及强買姓曹人田等雖知朝廷已察其姦罷黜其人矣然其間有闗臣子之大節者於義不可不辨臣

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大姦數人所行誥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節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非先朝盛徳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畧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

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為古今如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之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為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誥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

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更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萌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又慶基所言臣行陸師閔誥詞云侵漁百端怨讟四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驗顯是當時掌誥之臣凡有黨逐

之人皆似此罪狀其事非獨臣也所謂侵漁怨讟者意
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為謗訕指斥乎慶基以他人之
詞移為臣罪其欺罔類皆如此又慶基所言臣妄用頼
州官錢此事見蒙尚書省勘會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
賞令人告捕強惡賊人及逐急將還前知州任内公使
庫所少貧下行人錢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驗又慶基所
言臣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斷
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戚投狀

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後來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即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仍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為主牒臣照會臣愍見小人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抽收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路斷遣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

又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丁真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蔣之翰妄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臣竊料慶基所以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來朝廷已知其姦妄而罷黜其人臣不當一一辨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為重須至上煩天聽也太皇太后令輒諭軾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擿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疎少慮半生

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寃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涕流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軀以報邱山之徳

癸卯禮部尚書蘇軾言臣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於子史書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聽臣今相度欲乞詩賦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註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為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為無補詔依

奏令來一次科場未得出制度題目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京請便郡詔不允

甲辰秘閣校理佘中為著作佐郎政目二十八日二月十六日除秘閣校理

侍御史楊畏言伏覩近降指揮令兩省各舉臺官兩員者風憲之任治忽所繫人主耳目所寄之地可謂重矣未聞令宰相屬官舉御史御史與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執政已不自差而使其屬舉之其異於自差無幾矣詔前降兩省舉臺官指揮更不施行王銍元祐八年補錄五月事附見月

未當考

六月戊申建武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卒上奠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贈開府政目十八日事今附此

庚戌太妃門客兗彥章補假承務郎政目四日事明年三月七日當考

陝西轉運使判官張景先陞為副使政目四日事來之邵云云在七月二日

辛亥禮部言檢準元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勑勘會科場新兼詩賦慮諸路闕詩賦試官其通判內有可差之人

亦許差充又元祐五年三月十九日禮部狀準條諸州應舉不滿百人轉運司預相度指近便州併試欲諸州應舉不滿一百五十人者權依上條併試從之

甲寅起居郎兼權給事中姚勔起居舍人呂陶並為中書舍人五月十六日黃慶基言可考政目同秘書少監王古為起居郎政目初八日秘書丞呂希純為起居舍人政目八日初監察御史來之邵為殿中侍御史政目八日初知潤州集賢校理崔公度為秘書少監公度辭不至加直龍圖閣仍知潤州公度先以

集校知潤州在六年閏八月六日政目初八日公度秘少實録無之紹聖二年十一月六日乃以新除秘少知宣州按公度傳知潤州以起居郎召辭章再上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復知潤州未滿歲除秘書少監辭如初除直龍圖閣仍知潤州召赴闕復辭紹聖二年再除秘書少監又力辭得知宣州據公度傳除直龍圖閣不見的月日今附此右朝奉郎司農少寺丞秦定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政目初八日實録在二十一日王荃沖照處士政目初八日書王荃沖照處士其事當考荃何人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戊午中大夫守尚書左丞梁燾充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先是燾以疾求罷有詔與在京宮觀使宰相奏以

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七月八日知潁昌梁燾罷政必有因緣而實錄但稱以疾新舊傳皆然邵伯溫作楊畏傳云畏寄聲章惇云以蘇呂勢逐劉摯梁燾則燾亦必被彈射也當考政目同觀使亦係十二日元祐六年正月馮京已除中太一宮使京亦未嘗為宰相也不知燾傳何以云然當考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即屬疾求罷章累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手奏謂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使官家左右前後皆

得正人則天下受福宗社有慶矣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於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既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出知潁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出知潁昌在七月八日此據梁燾行狀刪修其信否當考梁燾行狀張舜民作公力陳疾自佚懼廢國事雖曲示優眷義非敢安章三入遣內侍封還公又力辯之先是公論邊事不決預以書篋衣囊寄置別舍翌日空府第遷觀音佛祠引去表再上詔不允仍斷來章賜以優告公意謂大臣議論多不得行何以補報決以得請為期章累拜不已上連遣近璫相

繼至第封還劄子問所以必去之理及令密訪人材公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材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即為手奏謂人材可大任者聖主當自知之但須識别邪正公天下之善惡使官家左右前後皆得正人則天下受福宗社有慶矣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過于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而公請愈堅又明日宣仁諭宰相許解機政令與在京宫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公辭特置使名恩禮優重官制以來未有前比臣不敢當願得便郡以就安養兩宫遣近臣宣諭曰官家不欲卿去方且大用公但感激恩遇而已尋復疏陳前所言力辭同醴泉觀使章四入改知潁昌府充京西北路安撫使以疾免謝辭出都之日上命中貴人賜茶藥宣諭已用卿言用舊人復相范純仁俟知卿安即召矣

手札賜吕大防曰見任執政

官闕員稍多今欲先除右僕射一員若以見任人遞遷除授又慮中外人情不與必致議論紛紜今思之不若且於舊人中圖任欲除范純仁作右僕射不知如何或得穩當且先遣一御藥院官齎詔書召赴闕然後降麻大防奏進用大臣非臣所敢僭預如所宣示實允羣議已未遣勾當御藥院李倬齎詔書賜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頴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先是侍御史楊畏言外議以蘇頌初罷恐必用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

事二人而已一則天資褊狹非有疎通濟務之材且徇己強愎未必無懷恩報怨之意一則器業節操材望之類一切未見可取只緣聯姻近戚而處本兵中外已籍籍不平況任宰相乎右丞鄭雍同知樞密院韓忠彦於是閒將以純仁為右僕射畏又言治天下者賞罰號令而況宰相佐人君出賞罰號令以示至公哉純仁去歲帥太原府守邊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踐千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為相是賞罰

不正而功罪未判也以為功則罪籍未除以為罪則未
應除召況為相哉陛下命相而賞罰未明何以昭示天
下哉自是七疏皆不聽監察御史來之邵又言純仁師
事程頤闒狠不才於國無補及純仁至畏又言純仁自
潁昌府被召未入見而張蓋過內門為不恭太皇太后
皆不聽此據王鞏元祐八年補録增入鞏又云太皇太后覺言者覬望呂大防蘇轍意屢攻罷宰相執政以純仁舊德故召用待至國門始下制畏與之邵俱論純仁不當為宰相當時皆謂畏等陰受風旨非公論也鞏所云蓋與邵伯溫畧同須更考詳　或曰畏與蘇軾轍俱蜀人前擊劉

揫後擊蘇頌皆陰為轍地太皇太后覺畏私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此據邵伯溫辨誣畏為轍地恐未必然已見六年十月十八日并二十八日當與王銍所錄并考政目召范純仁係十二日或改已未十三日作是日

戊午

辛酉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張璪卒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賜絹五百疋謚簡翼此據王存墓誌新錄闕璪傳緣舊錄闕卷故也王銍補傳亦當別修政目於二十八日書贈璪金紫於七月十二日書賜絹五百疋璪墓誌王存作雜錄第一冊有之

壬戌門下中書後省言準朝旨編修在京通用條貫取到在京諸司條件修為一書除係海行一路一州一縣及省曹寺監庫務法皆析出關送所屬內一時指揮不可為永法者且合存留依舊外共修成勑令格式若干冊所有元祐三年十月終以前條貫已經删修收藏者更不施行其十一月一日以後續降自為後勑及雖在上件月日以前若不經本省去取并已行關送者並合依舊施行仍乞隨勑令格式名冠以元祐為名從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言臣伏見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伏以人子居父母喪不得嫁娶人倫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論禮色之輕重不以所重徇所輕喪三年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遲此色之輕者也釋喪而婚會鄰於禽犢此禮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

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
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以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
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為之此何義
也哉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以養父母矣今使
之釋喪而婚會是直使民以色廢禮耳豈不過矣哉春
秋記經禮之變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筆者書曰男子
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豈不為當世之病乎臣謹
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請當時法官有失考論

便為立法臣備位秩宗前日又因邇英進讀論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去上條稍正禮俗癸亥詔從軾請

甲子資政殿學士知真定府李清臣為戶部尚書政目六月十八日實錄在八月二十五日復召清臣必有議論但未見記錄者當考求追附　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梁燾知潁昌府此據政目燾與劉安世同出實錄在七月癸未今不取　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真定府政目六月十八日實錄在八月二十七日今從政目　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瓘云云當附注八月二十七日

畢仲游為職方員外郎政目

乙丑左宣德郎秘書省校對黄本秦觀為正字政目十九日實錄在七月二十四日

丙寅刑部言修立到司門條内陳請廢置移復城門關津橋道並申刑部及部送官物出入晝時具部送人姓名申所屬寺監及尚書本部從之

戊辰詔諸元無縣學處輒創及舊學舍損壞許令人户出備錢物修整者各杖一百以尚書省言外路多違法

科率造學故也　權工部侍郎王欽臣權吏部侍郎政目

二十二日都水監丞曾君貺為水部員外郎政目二十二日秘閣校理徐王府記室龔原為兩浙轉運判官政目二十二日

辛未吏部言應轉運提刑司依赦奏到知州縣令在任政迹優異者乞與升名次從之

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散郎蘇軾知定州按蘇軾奏議八月十九日以端明侍讀禮書論讀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又實録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

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軾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軾又以新知定州乞改知越州詔不允政目亦於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許將知揚州政目六月二十六日

癸酉尚書省言昨勘會官員因恩賞與占射差遣者到部凡在選久待名次之人皆被陞壓有及一二年已上未到注授者處亦有可減與別等恩例送吏部子細參照申初謂占射差遣亦或可減與別等恩例仍為事不當得此酬獎或已得轉官循資而涉僥倖者即與刪削

或與改授指射陞名之類非謂必欲全罷占射今吏部一例改換減年磨勘却是歲增轉官蔭補請給本部四選合再行看詳從之　尚書省言訪聞諸路兵夫多被姦惡之人以貸賣熟食為名陰加屠害其部轄官司地分干繫人又以弊源深遠刑名至重不切擒捕只以逃走為名致無由究治緣未有特立告捕賞罰專條其本縣令佐及部轄兵夫官司并地分人同隊兵夫等亦各未有覺察賞罰連坐之法合付刑部立法從之

甲戌都水使者吳安持為太僕卿政目二十八日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安持為都水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再任

乙亥左朝散大夫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葉伸落發遣字緣七月二日來之邵論張景先及葉伸故特出此或削去可也

是月直龍圖閣知泰州呂大忠加寶文閣待制再任據大忠本傳在除直龍圖閣知泰州滿歲加寶文閣待制再任行狀云除寶制再任在八年按大忠以元祐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直龍圖閣知泰州至八年六月恰滿三歲因附見月末更俟考詳或附年末